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江

西提漢紀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盡
旃蒙作噩凡五年

嘉

孝獻皇帝已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曹操就穀於

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紹既新
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欲遠師江漢若紹
收其餘燼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止夏四
月操揚兵河上擊袁紹倉亭軍破之秋九月操還許
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犇劉表龔都等皆散表聞
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

在荊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恠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曹操遣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操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遼詣操操遣豨還趙遼圍劉璋於成都東州人恐

見誅滅相與力戰遼遂敗退迨至江州殺之龐羲懼遣吏程祁宣旨於其父漢昌令畿索賓兵畿曰郡合部曲本不爲亂縱有讒諛要在盡誠若遂懷異志不敢聞命羲更使祁說之畿曰我受牧恩當爲盡節汝爲郡吏自宜効力不義之事有死不爲羲怒使人謂畿曰不從太守禍將及家畿曰樂羊食子非無父子之恩大義然也今雖美祁以賜畿畿啜之矣羲乃厚謝於璋璋擢畿爲江陽太守朝廷聞益州亂以五官中郎將牛亶爲益州刺史徵璋爲卿不至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爲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

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灋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其道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巴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巴西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爲相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煩於王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七年春正月曹操軍譙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渡 素紹自軍敗慙憤發病嘔

血夏五月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數稱於紹紹欲以爲後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譚長子當爲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爲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

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秋九月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連戰譚尚數敗退而固守尚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與高幹匈奴南單于共攻河東發使與關中諸將馬騰等連兵騰等陰許之援所經城邑皆下河東郡吏賈逵守絳援攻之急城將潰父老與援約不害逵乃降援許之援欲使逵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或伏其上以救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耳乃囚於壺關著土窖

中蓋以車輪逵謂守者曰此間無健兒邪而使義士死此中乎有祝公道者適聞其言乃夜往盜引出逵折械遣去不語其姓名曹操使司隸校尉鍾繇圍南單于於平陽未拔而援至繇使新豐令馮翊張既說馬騰爲言利害騰疑未決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灑明政治上下用命可謂順道矣袁氏恃其疆大背棄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旣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因曰智者轉禍爲

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合攻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無與比矣騰乃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初諸將以郭援衆盛欲釋平陽去鍾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援至果徑前渡汾衆

止之不從濟水未半繇擊大破之戰罷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晚後馬超校尉南安龐德於韃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有南單于遂降 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裏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羣僚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

通鑑卷之六
五

封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彼自亡之不暇焉能害人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

八年春二月曹操攻黎陽與袁譚袁尚戰於城下譚尚敗走還鄴夏四月操追至鄴收其麥諸將欲乘勝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五月操還許留其將賈信屯黎陽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謂譚曰使先公

通鑑卷之六
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尚戰於門外譚敗引兵還南皮別駕北海王脩率吏民自青州往救譚譚欲更還攻尚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闢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潞陰以叛譚諸城皆應之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王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

更以統爲樂安太守

秋八月操擊劉表軍于西平

表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犇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劉表以書諫譚曰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若冀州有不弟之傲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又與尚書曰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民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

通鑑卷之六
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反則胡夷將有譏誚之言况我同盟復能勦力為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譚尚皆不從辛毗至西平見曹操致譚意羣下多以為劉表疆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荀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心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構惡其勢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操從之後數日操更

欲先平荊州使譚尚自相敝辛毗望操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操操謂毗曰譚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二連年戰伐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天灾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下尚之時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

疲敝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尚與明公明
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
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
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
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
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
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
震矣操曰善乃許譚平冬十月操至黎陽尚聞操渡
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操譚復陰
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

安之而引軍還 孫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
克而山寇復動權還過豫章使征虜中郎將呂範平
鄱陽會稽盪寇中郎將程普討樂安建昌都尉太史
慈領海昏以別部司馬黃蓋韓當周泰呂蒙等守劇
縣令長討山越悉平之建安漢興南平民作亂聚衆
各萬餘人權使南部都尉會稽賀齊進討皆平之復
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齊平東校尉

九年春正月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
月袁尚復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
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犇操操進至

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尚武安長尹楷屯毛城以通
上黨糧道夏四月操留曹洪攻鄴自將擊楷破之而
還又擊尚將沮鵠於邯鄲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
岐皆舉縣降徐晃言於操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宜旌賞二縣以示諸城操從之範岐皆賜
爵關內侯黑山賊帥張燕遣使求助操拜平北將軍
五月操毀土山地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
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
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
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
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所問事杖繫著馬邊自著平上
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
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
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
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
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
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
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
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
去尚兵旣至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

之操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遂圍之未合尚懼遣使求降操不聽圍之益急尚夜遁保祁山操復進圍之尚將馬延張顛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

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爲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爲降虜審配爲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

北向曰我君在北也操乃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
紹妻還其家人寶物賜雜繒絮稟食之初袁紹與操
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
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
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
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詔以操領冀州牧操
讓還兗州初袁尚遣從事安平牽招至上黨督軍糧
未還尚走中山招說高幹以并州迎尚并力觀變幹
不從招乃東詣曹操操復以爲冀州從事又辟崔琰
爲別駕操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

州也琰對曰今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于戈冀方
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
詐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操
改容謝之許攸恃功驕嫚嘗於衆坐呼操小字曰某
甲卿非我不得冀州也操笑曰汝言是也然內不樂
後竟殺之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高幹以并州
降操復以幹爲并州刺史 曹操之圍鄴也袁譚復
背之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袁尚於中山尚敗
走故安從袁熙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操與譚書責
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討十二月操軍其門

譚拔平原走保南皮臨清河而屯操入平原略定諸縣
曹操表公孫度爲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
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於武庫是歲度卒子康
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其弟恭操以牽招嘗爲袁氏領
烏桓遣詣柳城撫慰烏桓值峭王嚴五千騎欲助袁
譚又公孫康遣使韓忠假峭王單于印綬峭王大會
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
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
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

子更假真單于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餘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
當今之執彊者爲右曹操何得獨爲是也招呵忠曰
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
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
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
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
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
敬受敕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丹陽大都督
媯覽郡丞戴貞殺太守孫翊將軍孫河屯京城馳赴

宛陵覽負復殺之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恠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負徐氏乃還縗經奉覽負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丘還至丹陽悉族誅覽負餘黨擢高嬰爲牙門其餘賞賜有差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屯京城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操欲緩之議郎曹純曰今縣師深入難以持久若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乃自執桴鼓以率攻者遂克之譚出走追斬之李孚自稱冀州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彊弱相陵人心擾亂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

明教操即使孚往入城告諭吏民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城中乃安操於是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素譚使王脩運糧於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往赴之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曹操乞收葬譚尸操許之復使脩還樂安督軍糧譚所部諸城皆服唯樂安太守管統不下操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忠臣解其縛使詣操操悅而赦之辟脩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以爲掾屬使人心歸附操從之官渡之戰素紹使陳琳爲檄書數操罪惡連及家世極其醜詆及素氏敗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

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操釋之使與陳留阮瑀俱管記室先是漁陽王松掾涿郡郡人劉放說松以地歸操操辟放參司空軍事素熙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與尚俱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素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敢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歆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素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乃捨之觸等

遂降曹操皆封為列侯 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安國亭侯 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及涿郡太守三郡烏桓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操討犢等斬之乃渡潞水救獷平烏桓走出塞 冬十月高幹聞操討烏桓復以并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操遣其將樂進李典擊之河內張晟衆萬餘人寇嶠澠間弘農張琰起兵以應之河東太守王邑被徵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詣司隸校尉鍾繇請留之繇不許固等外以請邑為名而內實與高幹通謀曹操謂荀彧曰關西諸將外服內貳張晟寇亂殺澠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將為深害當今河東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賢才以鎮之彧曰西平太守京兆杜畿勇足以當難智足以應變操乃以畿為河東太守鍾繇促王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衛固等使兵數千人絕陝津杜畿至數月不得渡操遣夏侯惇討固等未至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執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為難未已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

通鑑卷六十四
不意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邱津度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以下三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固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之說固曰今大發兵衆情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以爲然從之得兵甚少畿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

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畿知諸縣附已乃出單將數十騎赴堅壁而守之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高幹張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曹操使議郎張既西徵關中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固琰等首其餘黨與皆赦之於是杜畿治河東務崇寬惠民有辭訟畿爲陳義理遣歸諦思之父老皆自相責怒不敢訟勸耕桑課畜牧百姓家家豐實然後興學校舉孝弟修戎事

講武備河東遂安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爲天下最
祕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悅爽之兄子也
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
作是書其大略曰爲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僞
亂俗私壞灋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
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灋
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
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
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
詐僞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恠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
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
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
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
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
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
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
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
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
下爲惡則國灋立矣是謂統灋四患旣蠲五政又立

通鑑卷六十四
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起柔兆閏茂盡著雍困敦凡三年

孝獻皇帝庚

建安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曹操自將擊

高幹留其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傳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高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幹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并州悉平曹操使陳郡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爲寇害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

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
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
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
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服事
俱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
禁止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如習者習
乃貢達名士避地州界者河內常林楊俊王象荀緯
及太原王凌之徒操悉以爲縣長後皆顯名於世初
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過高幹幹善遇之訪以世
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材好士而不能擇人

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悅統言統遂去之幹
死荀彧舉統爲尚書郎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略曰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
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
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
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
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
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
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
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犇其私嗜騁其邪

通鑑卷之三
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
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
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
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
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
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
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
然之大數也 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雍州刺史
邛鄆商州兵討誅之猛與之子也 八月曹操東討
海賊管承至淳于遣將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

島 昌豨復叛操遣于禁討斬之 是歲立故琅邪

王容子熙爲琅邪王齊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
陰平原八國皆除 烏桓乘天下亂略有漢民十餘
萬戶素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
焉遼西烏桓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
入塞爲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平虜渠泉
州渠以通運 孫權擊山賊麻保二屯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曹操自淳于還鄴丁酉操奏封大功
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三
月增封彧千戶又欲授以三公彧使荀攸深自陳讓

至于十數乃止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
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
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
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
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
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
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
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
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
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

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
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
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又即授將軍印使安輯
所統疇皆拒之及曹操定冀州河間邢顥謂疇曰黃
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灑
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
曰邢顥天民之先覺者也操以顥爲冀州從事疇忿
烏桓多殺其本郡冠蓋意欲討之而力未能操遣使
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
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

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拜爲奮令
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澇下渟滯不通虜
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
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
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
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
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
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
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
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挨秋冬乃

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
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
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
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
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
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
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
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
丸與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
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

通鑑卷之三
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公孫康欲取尚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遂斬尚熙并速僕九首送之諸將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執然也操梟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爲茂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顧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

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 乙巳黃巾殺濟南王贊 十一月曹操至易水烏桓單于代郡普富盧上郡那樓皆來賀師還論功行賞以五百戶封田疇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

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卒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

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

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
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
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
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撲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
之德公嘗謂孔明爲卧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
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曹操子丕操表溫辟臣
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策免之 曹操還鄴作玄武池
以肄舟師 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

儒人不習軍事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
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
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
凌操將兵急追之寧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
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
用寧欲去恐不免飛乃白祖以寧爲邾長寧遂亡犇
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權禮異同於舊臣寧獻策
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
形便誠國之西執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
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

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
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漚
伍至尊今徃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
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張昭時在坐
難曰今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
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
乎權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
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
史之言乎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
併閭大纒繫石爲砮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

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
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
以刀斷兩纒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
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
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
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以
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寧下席叩頭血涕
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
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
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

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
哉若爾寧亟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怨寧殺其父
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他所
夏六月罷三公官復置丞相御史大夫癸巳以曹
操爲丞相操以冀州別駕從事崔琰爲丞相西曹掾
司空東曹掾陳留毛玠爲丞相東曹掾元城令河內
司馬朗爲主簿弟懿爲文學掾冀州主簿盧毓爲瀆
曹議史吏毓植之子也琰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
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
拔敦實斥華僞進冲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

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
還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
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
治吾復何爲哉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略崔琰謂其兄
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
辟之懿辭以風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操使張
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
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
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

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曲相侵更為讐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曲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為衛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眾悉徙其家屬詣鄴 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 八月丁未以光祿勳山陽郝慮為御史大夫 壬子太中大夫

孔融棄市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操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內甚嫌之融又上書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郝慮有隙慮承操風旨構成其罪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奏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規不軌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

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

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退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犇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犇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

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
擾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
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
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
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
告我不亦太剝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
忿亦耻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
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
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
集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
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北到當陽
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
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
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
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
勢偏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
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旣降劉備已走
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竒兵數千徼之於

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掾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掾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

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項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蒯越爲光祿勳劉先爲尚書鄧羲爲侍中荊州大將南陽文聘別屯在外琮之降也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操濟漢聘乃詣操操曰來何遲邪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

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在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操爲之愴然字謂之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使統本兵爲江夏太守初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西平和洽以爲冀州土平民彊英傑所利不如荊州土險民弱易依倚也遂從劉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之武陵表辟南陽劉望之爲從事而其友二人皆以讒毀爲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望之弟廙謂望之曰趙殺

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旣不能灑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奔揚州南陽韓暨避袁術之命徙居仙都山劉表又辟之遂遁居孱陵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河東裴潛亦爲表所禮重潛私謂王暢之子粲及河內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於是操以暨爲丞相士曹屬潛參丞相軍事洽廙粲皆爲掾屬芝爲管令從人望也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

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執致殷

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

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
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
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
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
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
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
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
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
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
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
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
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
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
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
穿魯縞者也故兵瀆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
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徧兵執耳非心服
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
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執強鼎
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

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
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
權以示群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
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
更不順且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
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
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
我共之矣而執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
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
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

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
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
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
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
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
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
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
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
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
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

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

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

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

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

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信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十二月孫權自將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管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克荊州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時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錄松主簿楊脩白操辟松操不納松以此

怨歸勸劉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論

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追念田疇功恨前聽其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濬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不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

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揣知其揣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以荅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 孫權

通鑑卷之五
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黠歙賊黠帥陳僕祖山
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
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縣布
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
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權
乃分其地爲新都郡以齊爲太守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起屠維赤奮若盡昭
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獻皇帝辛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曹操軍至譙 孫權圍合肥久
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
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
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搃旗威震敵場此乃偏
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
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
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

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
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遂燒圍走 秋七
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
田 冬十月荊州地震 十二月操軍還譙 廬江
人陳蘭梅成掾濞六叛操遣盪寇將軍張遼討斬之
因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周瑜
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
太守屯掾江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
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
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

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
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備每入心
常凜凜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辨獨
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
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
因延幹與周觀管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
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
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
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
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丞相

通鑑卷之六
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以一
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
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
容不節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汙辱
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官寺夫
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
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
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操善之

十五年春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
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

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冬曹操作銅爵臺於鄴

十二月己亥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
知名之士恐為世人之所凡愚欲好作政教以立名
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彊豪所忿
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
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
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
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
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

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取取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擧英雄不從備還公安

通鑑卷之六

又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
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
塗殆不免周瑜之手周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
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
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
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
者孫堅弟子奮威將軍丹陽太守瑜也周瑜還江陵
爲行裝於道病困與權牋曰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
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
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未知終始此朝士

軒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
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
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
其喪於蕪湖瑜有一女二男權爲長子登娶其女以
其男循爲騎都尉妻以女胤爲興業都尉妻以宗女
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
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
臣節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
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
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魯肅爲奮武校尉代瑜領兵

通鑑卷之六
今程普領南郡太守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
拒曹操權從之乃分豫章爲番陽郡分長沙爲漢昌
郡復以程普領江夏太守魯肅爲漢昌太守屯陸口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
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涉獵見
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
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
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
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別劉
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

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
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善譚大器之
遂用統爲治中親待亞於諸葛亮與亮並爲軍師中
郎將 初蒼梧士燮爲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爲
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表其弟壹領合浦太守欒領
九真太守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寬厚中國士人多
往依之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儀衛甚
盛震服百蠻朝廷遣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好鬼
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爲
其將區景所殺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爲刺史是時

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朝廷賜燮璽書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十六年春正月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三月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已必相扇動宜

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命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程昱叅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

見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
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
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
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
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
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爲甬
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
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
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
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

求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後問計策詡曰離
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
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
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
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旣罷超等問遂公
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
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
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
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諸將問操曰初
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

通鑑卷之六
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

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操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十二月操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以議郎張旣爲京兆尹旣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遂超之叛也弘農馮翊縣邑多應之河東民獨無異心操與超等夾渭爲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超等破餘畜尚二十餘萬斛操乃增河東太守杜畿秩中二千石扶風灋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

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然之遣灋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權諫曰劉

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灋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

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吏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

劔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
蘇伯反扇動幽冀五官將不欲自討之功曹常林曰
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
相聚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
下之鎮輕動遠舉雖克不武乃遣將軍賈信討之應
時克滅餘賊千餘人請降議者皆曰公有舊濼圍而
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乃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
下略定不可誅之縱誅之宜先啓聞議者皆曰軍事
有專無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今此賊
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不曰善即

白操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
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
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
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
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 六月庚寅晦
日有食之 秋七月螟 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
淵擊平之鄜賊梁興寇略馮翊諸縣恐懼皆寄治郡
下議者以為當移就險阻左馮翊鄭渾曰興等破散
藏窟山谷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諭

威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吏民治城郭爲守
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大悅皆願
捕賊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
後還之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
者分布山谷告諭之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
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操使夏侯淵
助渾討之遂斬興餘黨悉平渾泰之子也 九月庚
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
爲東海王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
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

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 呂蒙聞曹操欲東兵

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

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

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

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 董昭言於曹操曰自

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

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耻有慙德樂保名節然

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乃

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

殊勲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

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

不悅及擊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

光祿大夫持節叅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或以疾留

壽春飲藥而卒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謀好推賢進士

故時人皆惜之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

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

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大亂羣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

雖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有荀彧佐魏武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

兵夾機發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為彊化亂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

乃以為或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

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譬

之教盜穴墻發置而不與同挈得不為盜乎臣以為

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為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

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文也豈皆或

口所言邪用是貶或非其罪矣且使魏武為帝則或

為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或不利十二月有星

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字于五諸侯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

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

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

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

荆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

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

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灋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已

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春正月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庚寅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夏四月曹操至鄴 初曹操在譙恐濱

江郡縣為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濟後奉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 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衮冕之服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登虎賁之士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大雨水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眾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瀆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

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緜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

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肅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肅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

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逆戰淵軍不利氏王千萬反應超屯興國淵引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叙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叙及其母歔歔悲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咄伯奕常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爲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耻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叙進兵入鹵城昂奉掾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譎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

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叙毋叙毋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魯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書王粲杜襲衛覬和洽為侍中鍾繇為大理王脩為大司農袁渙為郎中今行御史大夫事陳羣為御史

中丞袁渙得賞賜皆散之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人皆服其清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惟渙獨否魏公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眾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

通鑑卷六十六
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灋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七

漢紀五十九

起關逢敦并盡柔兆涒灘凡三年

孝獻皇帝壬

建安十九年春馬超從張魯求兵北取涼州魯遣超還圍祁山姜叙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洛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

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必可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屯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鬪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王千萬犇馬超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屠各皆破之 三月詔魏公操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夏四月旱五月雨水 初魏公操遣盧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閏

月權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旣脩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爲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呂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

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既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為流矢所中卒灋正賧與劉璋為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思以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惡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

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
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軍議校
尉灋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爲
討虜將軍從事中郎糜竺爲安漢將軍簡雍爲昭德
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
汝南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掾爲
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爲從事中郎零陵
劉巴爲西曹掾廣漢彭萊爲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
右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
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

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
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
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
巴遂自交趾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
也入必爲害旣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
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
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
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
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
婚親也彭萊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

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為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成都之圍也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

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灋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殲之

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灋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灋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灋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灋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灋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敗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灋灋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劉備以零陵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權留少子臨菑侯植守鄴操爲諸子高選官屬以邢顛爲植家丞顛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美文辭植親愛之楨以書諫植曰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謗其罪不小愚實懼焉魏尚書令荀攸卒攸深密有智防自從魏公操攻討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初抱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冬十月魏公操使夏

侯淵自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皆降隴右平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常爲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佞累爲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

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郝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十二月魏公操至孟津操以尚書郎高柔爲理曹掾舊灋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曰善卽止不殺

二十年春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爲皇后魏公操之女也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自武都入氐氏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初劉備在荊州周瑜甘寧等數勸孫權取蜀權遣使

謂備曰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使曹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次取張魯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劉璋雖弱足以自守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孫吳所難也議者見曹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乘其隙非長計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憑威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於左右備獨悚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

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西攻劉璋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備留關羽守江陵魯肅與羽鄰界羽數生疑貳肅常以歡好撫之及備已得益州權令中司馬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取三郡蒙移書長沙桂陽皆望風歸服惟

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劉備聞之自蜀親至公安遣關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飛書召呂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蒙得書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零陵顧謂郝普故人南陽鄧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今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至尊身自臨之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出降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魯肅欲與關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以不返三郡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

通鑑卷之七
十一
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執摧弱圖
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
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蔭以濟其患而豫州私
獨飾情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荆
州之士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
羽無以荅會聞魏公操將攻漢中劉備懼失益州使
使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
以湘水爲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
陵以西屬備諸葛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
相見退無私面 秋七月魏公操至陽平張魯欲舉

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
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
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
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
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
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遣大將軍夏
侯惇將軍許褚呼山上兵還會前軍夜迷惑誤入張
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侍中辛毗主簿劉曄等在後
語惇褚言官兵已據得賊要屯賊已散走猶不信之
惇前自見乃還白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張魯聞陽

通鑑卷之三
平已陷欲降閻圃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
赴朴胡與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乃犇南山入巴中
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
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
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
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
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
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
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旣得隴復望蜀邪劉
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

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
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
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旣定據險守要
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
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
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
以夏侯淵爲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
相長史杜襲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襲綏懷開導
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八月孫權率衆
十萬圍合肥時張遼李典樂進將七千餘人屯合肥

魏公操之征張魯也爲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
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
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
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
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
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
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
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
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
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

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爲走登高冢
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
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
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權
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乃
還脩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
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
之卽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
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
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

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權入大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之誠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九月巴賓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各舉其衆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太守濩爲巴西太守約爲巴郡太守皆封列侯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十一月張魯將家屬出降魏公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戶封魯

五子及閻圃等皆爲列侯 習鑿齒論曰閻圃諫魯勿王而曹公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未流自止其此之謂歟若乃不明於此而重焦爛之功豐爵厚賞止於死戰之士則民利於有亂俗競於殺伐阻兵杖力干戈不戢矣曹公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程銀侯選龐德皆隨魯降魏公操復銀選官爵拜德立義將軍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

通鑑卷之三
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
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
備亦還成都操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
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扶風太守趙儼爲關中護
軍操使儼發千二百兵助漢中守禦殷署督送之行
者不樂儼護送至斜谷口還未至營署軍叛亂儼自
隨步騎百五十人皆叛者親黨也聞之各驚被甲持
兵不復自安儼徐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
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
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儼下令惟取其造謀魁率

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
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魏公操遣
將軍劉柱將二千人往當須到乃發遣俄而事露諸
營大駭不可安諭儼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温厚者
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
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
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
兵尋至乃復脅諭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
二萬餘口

二十一年春二月魏公操還鄴 夏五月進魏公操

爵爲王初中尉崔琰薦鉅鹿楊訓於操操禮辟之及
操進爵訓發表稱頌功德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
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
時乎時乎會富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
尋情理也時有與琰宿不平者白琰傲世怨謗意旨
不遜操怒收琰付獄髡爲徒隸前白琰者復白之云
琰爲徒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尚書
僕射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操收玠
付獄侍中相階和洽皆爲之陳理操不聽階求案實
其事王曰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解

望此捐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洽曰如
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
玠以枉大倫也以玠歷年荷寵剛直忠公爲衆所憚
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
不忍致之于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操曰所以不考
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
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
不加檢覈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終於家
是時西曹掾沛國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
下畏之側目尚書僕射何夔及東曹屬東莞徐奕獨

不事儀儀諧奔出爲魏郡太守賴栢階左右之得免
尚書傳選謂何夔曰儀已害毛玠子宜少下之夔曰
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
明朝其得久乎崔琰從弟林嘗與陳羣共論冀州人
士稱琰爲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爲有
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五月己亥朔日有
食之 代郡烏栢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
不能治魏王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爲太守欲授以
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今多將兵往必懼而
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遂單車之郡單

于驚喜潛撫以恩威單于讐服 初南匈奴久居塞
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
難禁制宜豫爲之防秋七月南單于呼厨泉入朝于
魏魏王操因留之於鄴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單于
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
部各立其貴人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 八
月魏以大理鍾繇爲相國 冬十月魏王操治兵擊
孫權十一月至譙

齊宣王七年春正月

燕王哙死

燕王哙死，太子哙立。燕人攻之，哙死。太子哙立，燕人攻之，哙死。

燕人攻之，哙死。太子哙立，燕人攻之，哙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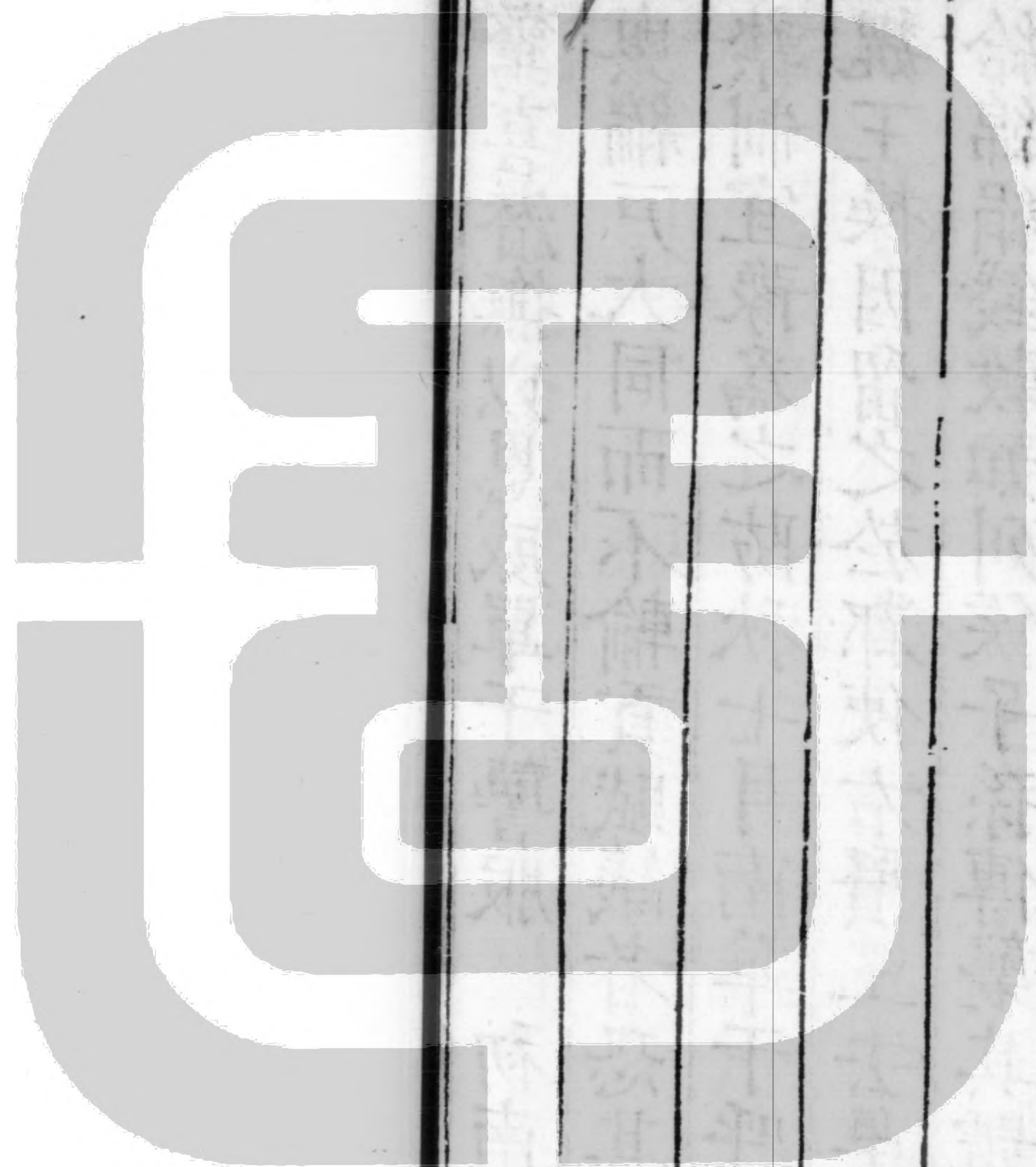
燕人攻之，哙死。太子哙立，燕人攻之，哙死。

燕人攻之，哙死。太子哙立，燕人攻之，哙死。

燕人攻之，哙死。太子哙立，燕人攻之，哙死。

燕人攻之，哙死。太子哙立，燕人攻之，哙死。

燕人攻之，哙死。太子哙立，燕人攻之，哙死。



程